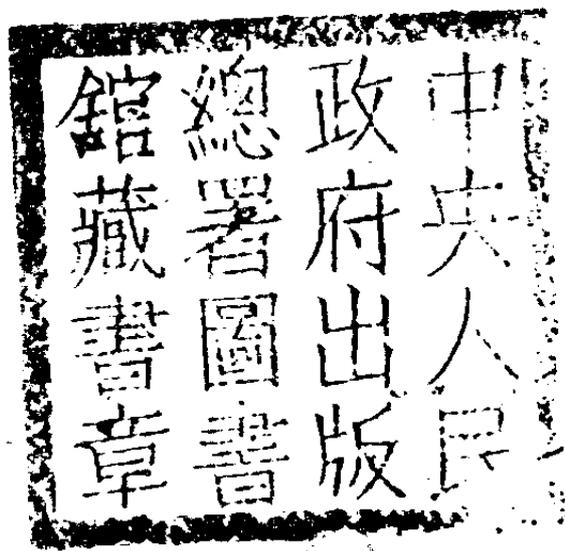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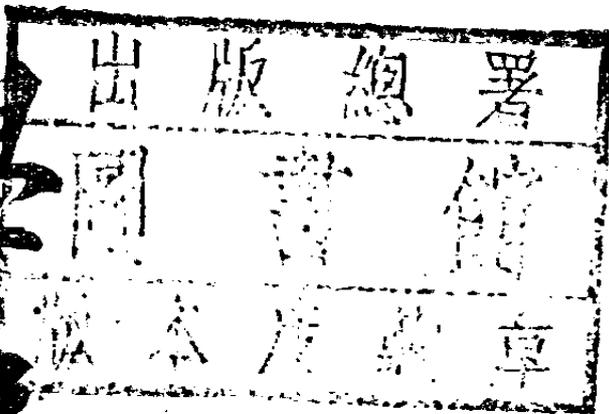


張子英著

實用處方學第二冊



現代醫藥雜誌社發行

張子英著

實用處方學

第二冊

現代醫藥雜誌社發行

版字 30664

實用處方學第二冊目錄

沈序

李序

括蕪桂枝湯	一
桂枝加黃耆湯	一
桂枝去芍藥加烏莢湯	二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三
黃耆桂枝五物湯	三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四
防已黃耆湯	四
防已茯苓湯	五
苓瀉朮甘湯	五
續命湯	六
桂枝芍藥知母湯	六
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	七

牡蠣湯	七
茯苓澤瀉湯	八
射干麻黃湯	八
厚朴麻黃湯	九
蠅魂湯	九
養香正氣散	〇
六一散	〇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一
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入參湯	一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二
桂枝人參湯	三
葛根黃連黃芩湯	三
桂枝去芍藥湯	四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四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四
桂枝加芍藥湯	四
桂枝加大黃湯	四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五

桂枝加桂湯	一六
桂枝去芍藥加蜀膝龍骨牡蠣救逆湯	一六
桂枝甘草龍骨蠶湯	一七
桂枝附子湯	一七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一七
甘草附子湯	一八
大陷胸丸	一九
大陷胸湯	一九
小陷胸湯	二〇
生薑瀉心湯	二〇
甘草瀉心湯	二一
半夏瀉心湯	二一
附子瀉心湯	二二
旋覆代赭湯	二三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二四
赤石脂禹餘糧湯	二四
黃芩湯丸	二五
三物香薷飲	二七

黃連香薷飲	二七
五物香薷飲	二七
升麻葛根湯	二八
神朮散	二八
人參敗毒散	二八
葱鼓湯	二九
六和湯	二九
陽明篇梔子豆豉湯	三〇
瓜蒂散	三一
甘草乾薑湯	三一
芍藥甘草湯	三一
白虎加人參湯	三三
竹葉石膏湯	三五
茵陳蒿湯	三六
大承氣湯	三六
小承氣湯	三七
調胃氣承湯	三七
桃仁承氣湯	三八

沈序



中醫之療法，以方劑爲主。方有大小緩急奇偶復之別，劑有宜通補瀉重清燥濕之殊，又有古方時方單方禁方之異。然細察古今諸方，大都係對證療法，祛除病原者蓋寡。因古人生於數千年前，科學尙未發明，欲求病之原因而不可得，惟有按其病之症狀以投方，效則轉輟，不效更試他方，集多數人之智慧與長時間之試驗，迄於今日，湯液療法之內容，固已無所不備，抑亦卓著成效矣。

但中醫之方劑，古勝於今。蓋古方純自經驗產生，效如桴鼓。後世之方，臆造者多，功效斷必。徐靈胎曰：「傷寒金匱，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唐時諸公，明醫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聘私見。迨夫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常，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此醫學源流論之言也，徐氏爲有清一代大師。其言如是。可知中醫之方劑，雖浩瀚無涯，而駁雜不純，亦無可諱也。

張君子英，醫界之有心人也，直隸寧晉人，自滬走粵，懸壺柳州，聲名鵲起。復於診治暇晷，編撰實用處方學一巨帙。以經方爲主。歷代名方爲輔。共二百餘頁，并其實驗心得，闡明各方之優點與特效，并將方劑之組織，活用，配合等法，亦詳述無遺，洵徐氏所謂「集其大成，刪其無常，實千古

之盛舉矣。』而徐氏未竟之志，今得晉友續成之，其欣忭爲如何耶？爰不辭謏陋而爲之序。

抗戰建國之五年，時在壬午仲春，浙江沈仲圭醫師於巴蜀書木閣。

李序

治病者醫，愈病者藥，審症命藥，必有法度，於是方劑學尙焉，凡一方劑之組成，初非頭痛而川芎，不寐夜交藤，必也知川芎夜交藤之藥性，及其副作用，知病之主症及其副症，而後組方之意義，始能發揮，雖然，一藥之認識與乎方劑之配合，又非可一蹴而幾，必經過歷久之實驗，與縝密之思想，一人創始，羣衆改良，乃始獲得結論焉，如承氣湯，應用於便秘，是其主症，然腹脹滿者，則須大黃配伍厚朴枳實，有燥屎者，配伍芒硝，燥屎何所見，以其有證語也，脹滿者，何緣使然，以其腸神經失其蠕動主宰也，此固可以意逆者，若真武湯，大論之主治症候有二，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瞶動，振振欲擗地者。」曰，「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噦者。」據上兩證應用，莫不效如桴鼓，然必有其主證在，若「心下痞硬，呼吸吃力，四肢沉重麻痺，汗出乾嘔。」具此主證，其不論其口渴與否，發熱與否，中心作燒與否，或便秘，或下利，豈是皆適用真武湯，真武證之咳，必因苦震胸，真武證之嘔，必乾嘔初呢，心悸若慌，腸動如響，肢麻其行，甚或仆地，然致此之證狀，不一其因，或因病久，或因瘧後，或因劇烈運動，或因露臥貪涼，凡呈真武證，卽以真武湯治之，不必問其病原也。夫真武湯以附子爲主藥，具強心作用，固矣，然在大熱口渴之時，用強心藥，而發熱口渴之證狀隨亦消散，少陰病宜從治，此其理之不可解者，有謂吾國地大物博，藥物優良，不知方劑之配合，更有勝於藥物者，其組合之原理，有可以理解者，有無法闡明其奧

獲者，要之皆出於古人之實驗所發明，豈頭灌而川芎，不寐夜交簾之滋味方可得而擬讀哉，或語有云，一七竅橫索，眩入耳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斷。一藥物與方劑之關係，此語差可以形容之矣，張君于英，爲海上名醫，近戀重柳州，鑒於方劑學之重要，乃垂其心得，撰實川處方學一書，彙列古今成方，加以合理詮釋，雖未搜讀全書，然竊知張君之醫學，研究有素，經驗豐富，則此書之作，其貢獻於醫界，嘉惠於後學必甚大也，比者君以書將出版，馳郵屬序，蕙不敏，安足以序君書，爰妄論藥味與方劑之關係以歸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初夏豐城李克蕙謹序於吉安客次

括蕒桂枝湯

(金匱)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枣 括蕒根

太陽病，頭項強痛，惡寒等證悉備，身體強，凡几然，脈反沉遲而不浮，此爲瘧。治之以括蕒桂枝湯，蓋其人臟器組織，因有虛熱而致枯燥。心臟搏動遲緩，淺層動脈。因血液枯涸而不充血，所以脈現沉遲，沉遲脈者，結代脈之漸也，此時筋脈缺乏津液而失營養。身體全部起強直性痙攣，以桂湯解表而滋陰，以括蕒根爲君、生津液而潤燥，則筋脈得營養，津液利通，凡几然之強直狀態可愈矣。然言凡几然，則強直尙未劇烈，故用清熱生津潤燥之品，利通淋巴而毒素得排泄，桂枝抑制血液水毒之上衝，解表而排泄毒素。則頭項強痛。身體強等症均愈矣。

桂枝加黃耆湯

(金匱)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枣 黃耆

凡表虛而汗腺排泄機能亢盛者，則體溫之放散過度，而成陽氣虛，足脛自冷，所以師曰，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凡相火盛而陰虛者，則遺溫機能亢盛，全仗毛竅口鼻之放散體溫，所以腹中食物充足，則食已汗出。如睡則口閉而眼合，則火熱全從毛竅越出，所以身常暮盜汗出者。師曰勞氣也。蓋衛氣虛而相火盛也，凡汗出以後，復發熱者，由體溫調節機能失職，正氣之易鬱，延久不止，則津液枯涸，肌膚乾澀，不潤澤，發熱經久不止，氣血久鬱，必成癰腫生瘡，所以師曰

。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凡未出汗之前，身覺重，汗出已輕者，此肌表之滯水停蓄也。延久不止。必身騫動而胸中痛，又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腰膝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即曰，以上各症，皆稱黃汗，以桂枝加黃耆湯主之，蓋肌膚有滯水與鬱熱。則自汗發熱，身重煩躁，胸中窒塞，諸症蜂起，以桂枝湯和營衛，體溫調節機能暢達。血氣自然不鬱滯。加黃耆之強壯肌膚細胞，專走膀胱理，則肌膚滯水逐去，而不能停留，自然小便清利，諸證悉愈矣。

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金匱)

熱在上焦，則肺熱葉焦，咳嗽涎沫，脈數者，名曰肺痿。以桂枝湯去芍藥，加皂莢治之，夫肺痿症，本為津精血液枯竭之候，反用桂枝湯去芍藥之強心之劑，又加皂莢之猛烈剌戟，通關竅而祛痰涎者治之，蓋急則治其標，可暫用而不可久用，又有不得不不用之勢也，人體氣管，及肺粘膜等處，無不含有無管液腺，如心肺衰弱，此種液腺，全為瓦斯水毒所占據，而皮膚排泄機能障礙。瓦斯水毒之排泄，亦由咳嗽涎沫而出，所以脈數者，瓦斯水毒已化濃而為肺結核，欲恢復其無管液腺之正常分泌，常用強心肺調節之桂枝甘草生薑大棗，使瓦斯水毒仍由皮膚排泄，既經成濃之瓦斯水毒，藉皂莢之猛烈剌戟，由大腸排泄而出，或由涌吐而出，如是則去毒生新，肺細胞恢復其正常生理矣。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金匱)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棗 龍骨 牡蠣

金匱要略曰，夫失精家，小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陽氣者，柔則養筋，精則養神，下焦陽虛，致小復眩急，陰頭寒，而脈虛芤遲，全是虛寒之象，若脈得諸芤動微緊，則虛中有實，男子見色則遺精，女子夢交，相火，相火不能仰制，當滋陰潛陽，所以用桂枝湯平肝泄陰，放散相火，龍骨牡蠣潛陽，以固潛精竅，若此方長服，清心寡慾，嚴領閨房，善爲調經，則精血旺盛，身體漸肥，諸症悉愈矣。

黃耆桂枝五物湯

(金匱)

黃耆 芍藥 桂枝 大棗 生薑

師曰，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陰陽俱微，指寸口入迎俱微也，尺中小緊，指關陽脈小緊也，身體不仁，如風痺狀，知覺神經麻痺，不知痛癢也，痺者閉也，血脈澀滯閉塞則心臟搏動之脈波，不及於淺層動脈，所以陰陽俱微，腎陽脈緊而不微者，風爲陽邪，位於上者多，而傷於下者少，所以足部血脈澀滯閉塞尙輕也，因風而瘀血水毒，滯滯於肌膚，而爲麻痺不仁，法常用桂枝湯，去甘草之吸收，蓋肌膚已感瘀血水毒之充斥，急於排除而不遑，但藉桂枝之驅風，芍藥之滋淋巴液，薑棗之和營御，黃耆之驅逐肌膚瘀血水毒，從小便而出也，不欲其發汗者因脈微而陽氣已衰也，是以知覺神經之麻痺是被動的，爲繼發病也。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金匱)

黃耆 芍藥 桂枝 苦酒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脈自沉，從何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主之，脈沉潛爲水蓄，身體腫，爲肌肉之蓄水瘀積，發熱由於氣血之鬱，汗出而渴，爲陽衰不固而陰液亦脫也。色黃如蘗汁，膽汁外泄也。病狀如風水，而脈浮汗不黃之異也，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鬱遏陽氣而不宣，水瘀膚表，以桂枝之辛熱通陽，芍藥之滋淋巴液，用重量之黃耆，逐瘀水，循淋巴液從小便排泄而出。不欲其發汗，而重傷陽氣，再用苦酒(醋也)同煎者，取其酸以斂液，滋腎水，而瘀水盡去，若心煩不止者，黃耆之逐水太過，仍以苦酒止之。

防己黃耆湯

(金匱)

防己 黃耆 甘草 白朮 生薑 大棗

論曰，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此治表虛，而表裏俱有濕氣之候，身下重，當知腰以下濕更重也，凡腰以下重，當利其小便，所以用黃耆白朮之實表，防己黃耆之驅逐水氣，甘草白朮之吸收裏濕，俱從小便而排泄之，生薑大棗，非俱和營衛，亦以發散裏濕，肌表既實，惡風自罷，汗出亦止，小便利，則腰以下之濕腫自除矣。

防己茯苓湯 (金匱)

防己 黃耆 桂枝 茯苓 甘草

論曰，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聳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此爲正氣不達於皮膚而腫滿也。四肢聳動者，正氣虛而肉弱也。法用桂枝之專走肌表，抑制水氣之上衝，甘草茯苓之吸收利小便，且桂枝甘草茯苓配合，具強心作用，促進循環，而以防己黃耆之驅逐肌膚瘀水，治力排泄水毒，從小便而出，既有桂枝甘草之補心，黃耆之強壯組織細胞，則正氣強盛，四肢聳動亦止矣。

苓姜朮甘湯 (金匱)

甘草 白朮 乾薑 茯苓

論曰，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如帶五千錢，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主之，此病無衝逆之症，而寒濕在下焦，故不用桂枝，水毒浸潤在下焦組織中，則身體重而腰冷，濕瀾既成，則腰以下冷痛，如帶五千錢，身勞汗出，因勞動而水毒向汗腺排泄也。如此病狀，全是陰症，用甘草白朮之吸收燥濕，乾薑之大熱，發散寒濕，用茯苓，驅逐水毒從小便而出也。

續命湯 (金匱)

實用處方舉

麻黃 桂枝 當歸 人參 石膏 乾薑 甘草 杏仁
芎藭

師論，本方治中風邪，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癢，或拘急不得轉側，蓋古時之稱中風，即今之腦溢血症也，如忽然跌仆，或強直不能屈伸，即為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等症之風痺症，本方師論未言脈象，大抵右寸口必洪盛，左寸口或沉或小，則氣血衰弱，致遭賊風侵襲，殆無疑義，所以本方為攻補兼施之劑，即是麻黃湯，麻杏石甘湯，越婢湯之綜合劑，再加治貧血性瘀血藥之當歸川芎，治陽氣虛之人參乾薑，則發汗驅風而不傷正氣，降瘀血而腦中惡血除去，後賢師其方意，加牛膝葛根龍胆草等，用以治腦膜炎之類症，如風痺狀，每奏捷效。

桂枝芍藥知母湯

桂枝 知母 防風 芍藥 甘草 麻黃 附子 生姜
白朮

論曰，諸肢節疼痛，身體屈伸，脚腫如脫，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蓋身體雖屈伸，而肢節疼痛之處，盤結塊毒，如銀膝風，關節炎，腫脹，兩脚微腫之脚氣症是也。短氣欲吐，則水毒之上衝也，用桂枝湯，抑制水毒之上衝，而行營衛，致津液，麻黃知母朮附，同於越婢湯加朮附，以石膏易知母也，芍藥黃芩治防風，芍藥散濕毒，以朮附之專走肌皮，以消腫止痛，知母之消炎生津液，濕毒循淋已從小便而出，則疼痛腫脫可愈矣。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金匱）

麻黃 甘草 薏苡仁 杏仁

論曰，病者一身發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此風濕傷及肌膚，而為疼痛也。但發熱，則風濕尚在皮膚，不侵襲於筋骨，可用發汗劑祛風濕，所以用麻黃杏仁之達表祛風，甘草之健全吸收機能，薏苡仁之除濕毒而排濕。

牡蠣湯

（金匱）

牡蠣 麻黃 甘草 蜀漆

論曰，牡蠣湯，治牡瘧，蓋治瘧疾之寒多者，但瘧疾之惡寒戰慄，恐非真惡寒，而實為假寒也，所以本方除麻黃之發表外，絕無溫經藥，而佐以蜀漆之法惡液質催吐藥，牡蠣之軟堅消痰藥，少陰之狀邪，欲從外出而不得，所以惡寒戰慄，既出之後，則毒素彌漫，體溫起抗抵作用，則毒素於肌膚，則發熱，用麻黃之開表，驅逐毒素，從汗腺排泄而出，蜀漆之祛惡液黃涎，從吐或從大小便而出，用甘草之吸收以助藥力，牡蠣之軟堅，以消惡液之癥結也。

茯苓濕瀉湯

（金匱）

茯苓 澤瀉 甘草 桂枝 白朮 生姜

實用處方學

論曰。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此方比五苓散強心吸收之力更大也。蓋水停心下，則心下悸，小便不利，或水飲凝聚，而為心下痛，或水飲上迫而為胃反，而為嘔吐，水精不布則渴，利其小便，則水精四布而渴止，用桂枝抑制水毒之上衝，甘草白朮之吸收水飲，從小便而去，茯苓澤瀉之通膀胱，行津液，亦從小便排泄而出，生姜之發散水氣，則停飲去而胃反諸症愈矣。

射干麻黃湯

射干 麻黃 生姜 細辛 紫菀 款冬花 五味子 大棗
半夏

論曰，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言咳嗽肺炎之有痰聲也。呼吸急促上氣，咽喉之內，發生痰與氣相觸之聲，而作蛙鳴，風寒夾痰火症，多見之，用麻黃細辛生姜之溫散風寒，射干之降火祛積痰，紫菀款冬花之辛散鎮咳逆，半夏之降逆消痰，五味子之收斂肺氣，大棗之滋燥而留連於胸膈，則痰火降而風寒發散，咳嗽上氣水雞聲俱止矣。用此方於實症之肺炎，呼吸氣病，大有殊效。

厚樸麻黃湯

(金匱)

厚朴 麻黃 石膏 杏仁 半夏 五味子 乾姜
細辛 小麥

論曰。咳而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脹浮爲在表，咳爲在裏，如裏寒則脹應沉遲，今脹浮，知其裏有熱，似小畜隨加石膏症，但功效有別，似桂枝厚朴杏仁湯症之有熱者，蓋石膏伴厚朴杏仁半夏，降墜之力更優，用身治咳嗽上氣喘息，效力尤大，所以本方以麻黃杏仁發表散邪於外，卽用乾薑之治水液上迫，雖辛之開液膜而行水，五味子之斂肺行津液，小麥之留連上焦，不使遽下，猶白虎湯之用粳米，不使石膏等藥迅速降墜，此方用於肺炎之劇烈，而咳嗽亦劇者，用石膏之清肺與支氣管，而徐徐降墜，製方之妙，實不可思議也。

還魂湯

麻黃 杏仁 炙甘草

凡卒死客忤，忽然昏厥氣閉，呼吸停止等症，皆由毛竅緊閉，分泌停滯，外竅閉而內竅亦不通，肺氣壅塞，呼吸困難，以麻黃之直升開毛竅，杏仁之降肺宣肺，且麻黃含有強心作用，則肺循環暢達，而助以甘草之吸收入心，則心臟循環亦便利，而行其正常生活，自然諸症自愈，所以名謂還魂湯也。

霍香正氣散

(局方)

厚朴 陳皮 桔梗 半夏 甘草 大腹皮 白芷
 茯苓 蘇葉 藿香 生薑 大棗

凡春夏秋冬四季，時行寒疫，濕疫，穢濁之氣，感受於外，飲食停滯於內，則發生寒熱頭痛，霍

觀吐瀉，或往來寒熱，如瘧等症，用藿香爲君，善宜脾胃穢濁之氣，蘇葉白芷之表散風寒而升胃氣。半夏厚朴之去惡液質，消飲食停滯發生之五邪，而降逆氣。陳皮之理氣，桔梗之開肺排痰，甘草之助吸收而和脾胃，大腹皮藜苓之利水，排泄水毒。藜藜之和營衛，行津液，此方爲扶正驅邪之正法，竊其治太陽病之發汗利小便諸法，但今人體質不同，無論何人，難免有伏熱，服此方後，吐瀉或止，而引起伏熱，而爲口渴發熱之陽明症，亦意中事，仍須見症治療，以善其

六一散 (河間)

滑石六成 甘草一成

本方劉河間自稱爲仙方，其實河間發明諸方，亦以此方爲最著名而有實效，夏時中暑，熱傷元氣，內外俱熱，無氣以鼓動生活，內分泌液停頓，腸胃枯澀，煩渴欲飲水，淋巴液既然枯澀，則水毒毒物之排泄亦停滯，不能運輸，而蓄積體內，以致暴注下迫，裏急後重，泄利等症蜂起，用滑石之善於開竅利水者，開通內分泌液腺，甘草之善於吸收者。借滑石合化爲甘寒生津品，澀注吸着於液腺，則淋巴液充足，水毒廢物之排泄，營氣分之運輸灌注，行其正常生理狀態，內分泌液充足，則腸胃滋潤，煩渴亦止。分泌和吸收機能調整，則暴注下迫，裏急後重之泄利症，亦愈矣。嘗觀大便秘澀，或燥結者，服六一散後，則大便秘遂，成長條糞，此即吸收和分泌機能調整之明證，但滑石兼開毛竅精竅，如自汗盜汗家，遺精家，服六一散，當稍加注意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仲景)

茯苓 桂枝 甘草 大棗

發汗後，心下悸，欲得按者，心氣虛而不自安，故用桂枝甘草湯以補心，若臍下悸，欲作奔豚者，是腎水乘心而上射，故製此方以瀉腎，豚爲水畜，奔則昂首疾馳，酷肖水勢上攻之象，此症因以爲名，臍下悸時，水氣尙在下焦，欲作奔豚之兆，而不發也。當先其時而急治之，若茯苓之淡滲，以伐腎邪，佐桂枝之甘溫，以保心氣，甘草大棗培土以制水，亢則害者，承乃制矣，瀾水狀似奔豚，而性則柔弱，故又名勞水，用以先煮茯苓，水變折之之法，繼以諸甘藥投之，是制以所畏，令一惟下趨耳。

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

(仲景)

桂枝 甘草 大棗 人參

發汗後，又見身疼痛，是表虛，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薑，臍沉爲存裏，遲爲藏寒，自當遠斥陰寒，故去芍藥，惟存甘草大棗，以佐桂枝，則桂枝當入心養血之任，不復爲解肌發汗之品矣，然不得大補元氣之味以固中，則中氣不能遽復，故加人參以通血脈，則營氣調和，而身痛自瘳，名曰新加者，見表未解者，前此經補中法，今因臍沉遲，故帶始加也，此湯用四逆湯治身疼脈沉之法同，彼在未汗前，而脈反沉，是內外皆寒，故用乾薑生附，大辛大熱者，協甘草以逐裏寒，而表寒自解，此在發汗後，而脈沉遲，是內外皆虛，故用人參之補中益氣者，以助桂枝甘草而通血脈，是調中以發表之義也，此與桂枝人參湯不同者，彼因妄下而胃中虛寒，故用薑朮，表尙協熱，故倍桂甘，此因發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經絡空虛，故加人參，胃氣未傷，不須白朮，胃中不寒，故不用乾薑耳。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仲景)

茯苓 白朮 白芍 甘草 薑 棗

服桂枝湯已，桂枝症仍在者，當仍用桂枝如前法，而或妄下之，下後其本症仍頭痛項強，翕翕發熱，而反無汗，其變症心下滿微痛，而小便不利，法當利小便則愈矣，凡汗下之後，有表裏症象見者，見其病機向裏，即當救其裏症，心下滿而不嘔，痛而尚微，此因汗出不徹，有水氣在心下也，當問其小便，若小便利者，病仍在表，仍須發汗，如小便不利者，病根雖在心下，而病機實在膀胱，由膀胱之水不行，致中焦之氣不運，營衛之汗反無，乃太陽之府病，非桂枝症未罷也，病不在經，不當發汗，病已入府，法當利水，故於桂枝湯去桂，而加苓朮，則薑芍即為利水散邪之佐，甘棗得效培土制水之功，非復辛甘發散之劑矣，葢水結中焦，可利而不可散，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陽表裏之邪悉除，所以小青隨五苓散不同法，經曰，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又曰，膀胱津液，氣化而後能出，此汗由血化，小便由氣化也，桂枝為血分藥，但能發汗，不能利水，觀五苓方末云，多服緩水，出汗愈，此云，小便利則愈，比類二方，可明桂枝去桂之理矣。

桂枝人參湯

(仲景)

桂枝 甘草 乾薑 白朮 人參

葛根黃連黃芩湯

(仲景)

葛根 黃連 黃芩 甘草

太陽病，外症未解，而反下之，遂協熱而利，心下痞澀，脈微弱者，用桂枝人參湯，本桂枝症，皆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脈促，喘而汗出者，用葛根黃連黃芩湯，二症皆因下後，外熱不解，下利不止，一以脈微弱，而心下痞澀，是脈不足而症有餘，一以脈促而喘，反汗出，是脈有餘，而症不足，表裏虛實，當從脈而辨症矣，弱脈見於數下後，則痞澀爲虛，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轉輒，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爲君，佐以乾薑參朮，先煎四味，後納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是又於兩解中行權宜法也。桂枝症脈本緩，誤下後而反促，陽氣重可知，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此暴注下迫屬於熱，與脈微弱，而協熱利者不同，類熱雖未解，而大熱已入裏，故非桂枝芍藥所能和，亦非厚朴杏仁所能解矣，故君氣輕質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連，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後納諸藥，解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迥殊矣。

桂枝去芍藥湯

(仲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仲景)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更見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主之，夫促爲陽脈，胸滿爲陽症，然陽盛則促，陽虛亦促，陽盛則胸滿，陽虛亦胸滿，此下後脈促，而不

汗出，胸滿而不喘，非陽盛也。是寒邪內結，將作結胸之候，桂枝湯，陽中有陰，去芍藥之酸寒，則陰氣流行，而邪自不結，即扶陽之劑矣。若微見惡寒，則陰氣漸聚，恐薑桂之力薄，不能散邪，加附子之辛熱，爲純陽之劑矣。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仲景）

治太陽下後微喘而表未解者，夫喘爲麻黃症，方中治喘者，功在杏仁，桂枝本不治喘，此因妄下後，表雖不解，廢理已疏，則不常用麻黃，而宜桂枝矣，所以宜桂枝者，以其中有芍藥也，既有芍藥之斂，若但加杏仁，則喘難微，恐不能勝任，必加厚朴之辛溫，佐桂以解肌，佐杏仁以降氣，凡喘家不常用麻黃湯，而作桂枝湯者，加厚朴杏仁爲佳法矣。

桂枝加芍藥湯

（仲景）

桂枝加大黃湯

（仲景）

妄下後，外不解，而腹滿時痛，是太陽太陰併病，若大實痛，是太陽陽明併病，此皆因妄下而得，屬，非太陰陽明之本症也。脾胃同處中宮，位同而氣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穢腐之出不利，故腹時痛，陽明主納，陽明病，則穢腐燥結而不行，故大實而痛，仍主桂枝湯者，是桂枝症未罷，不是治病求本，亦不是升舉陽邪，仲景治法，只舉目前，不拘前症，如二陽併病，太陽症罷，但潮熱汗出，

大衍證而證語者，卽是大承氣矣。此因表症未罷，而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滋脾陰而除瀉瀉，此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於陽明，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實痛，此變解表裏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陽虛，卽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陰潤，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太陰，則腹瀉時痛而不實，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大實而痛，陽道實也。瀉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芍藥，亦試建中之劑，桂枝加大黃，徵示調胃之方。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仲景）

茯苓 桂枝 白朮 甘草

論曰，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而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身常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此太陽轉屬厥陰之症也。吐下後，既無下利胃實症，是不轉屬太陰陽明，心下又不痞滿，而逆滿，是病已過太陽矣。此非寒邪自外而入結，乃肝邪自下而上逆，其氣上沖心可知也。下實而上虛，故遇則頭眩，脈因吐下而沉，是沉爲在裏矣。復發汗，以攻其表，經絡空虛，故一身振搖也。夫論脈爲寒，而指下須常深澹，浮沉俱緊者，傷寒初起之脈也。浮緊而沉不緊者，中風脈也。若下後結胸熱實，而脈沉緊，便不得謂之裏寒。此吐下後，熱氣上沖，更非裏寒之脈矣。緊者弦之轉旋，浮而緊者，名弦，是風邪傷，且沉而緊之弦，其本邪內發，凡厥陰爲病，氣上沖心，此因吐下後，胃中空虛，太邪因而爲患，是太陽之轉屬，而非厥陰之自病也。君以茯苓，清胸中之肺氣，則治節出而逆氣自降，用桂枝以補心血，則營氣復而經絡自和，白朮培既傷之元氣，而胃氣可

復，甘草調和氣血，而營衛以和，則頭自不眩，而身不振搖矣。

桂枝加桂湯

（仲景）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冲心者，先灸其核上各一壯，乃與此湯，寒氣外束，火邪不散，發爲赤核，是將作奔豚之兆也。從少腹上冲心，是奔豚已發之象也，此因當汗不發，汗陽氣不舒，陰氣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併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補心氣以益火之陽，而陰自平也，前條發汗後，膈下悸，是水邪乘陽虛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清水之源，此表寒未解，而少腹上冲，是水邪挾陰氣以凌心。故加肉桂，以溫水之主，前症已在裏，而奔豚未發，此症尙在表，而奔豚已發，故治有不同。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仲景）

傷寒者，寒傷君主之陽也，以火迫劫汗，并亡君主之陰，此爲火逆矣。蓋太陽傷寒。以發汗爲主，用麻黃發汗，是爲扶陽，因火劫汗，猶挾天子以令諸侯，橫不由主，此汗不由心也。故驚狂而起臥不安，猶芒刺在背之狀矣。心爲陽中之陽，太陽之汗，心之液也，凡發熱自汗出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藥以收之，此因迫汗，津液既亡，無液可斂，故去芍藥，加龍骨牡蠣者，是取其鹹以補心，重以鎮怯，瀉以固脫，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藥之酸，則肝家得辛甘之補，加龍骨牡蠣之鹹，腎家既有氈緝之力，此虛則補母之法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仲景）

火逆又下之，因燒針而煩躁，即驚狂之漸也，急用桂枝甘草以安神，加龍骨牡蠣以救逆，比前方簡而切當，近世治傷寒者，無火熨之法，而病傷寒者，多煩躁驚狂之變，大抵用白虎承氣輩，作有餘治之，然此症屬實熱者固多，而屬虛寒者間有，則溫補安神之法，不可廢也，更有陽盛陰虛而見此症者，當用炙甘草湯加減，用棗仁遠志茯苓當歸等味，又不可不知。

桂枝附子湯

（仲景）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薑 大棗
桂枝 附子 去桂 加白朮湯

桂枝附子湯，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治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蓋脈浮爲風，澀爲虛，浮而澀，則知寒之不去，而濕之相承也，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故身體煩疼，而不能轉側，病只在表，而不在此內，桂枝能驅風散寒而勝溼，故重其分兩，配附子之辛熱，率甘草薑棗以主之，三氣自平，營衛以和矣，若其人又兼裏氣不和，大便反鞭，小便反利者，此非胃家實，乃脾家虛也，蓋脾家實，腐穢當自去，此溼流肌肉，因脾土失職，不能制水，故大便反見燥化，不嘔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溼之地，風氣常存，故且寒相搏而不解耳，病本在脾，法當培土以勝溼，而風寒自解。故君白朮以代桂枝，白朮專主健脾，脾虛則溼勝而

不運，濕滯於內，故使大便不實，溼滯於表，更欲使大便不濡，脾健則能留水，水在內之能使下後腸
脫而大便實，水在外，能使運入胃中，而大便濡，故方末云，初起其人身如痺，三服盡，其人如冒狀
，此以訖附并走皮肉，溼水，水未得除，故使然耳，法當加桂枝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鞭，小
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鞭，小便不利，當加桂，因桂枝治上焦，大便鞭，小便自利，是中焦不治
，故去桂，服湯已，溼反入胃，故大便不鞭，小便不利，是上焦不治，故仍須加桂，蓋小便由於上焦
之氣化，而後膀胱之藏者能出也，內經曰，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氣勝者爲著痺，此
身痛而不能轉側，是風少而寒溼勝，必賴附子雄壯之力，以行痺氣之著，然附子治在下焦，故必同桂
枝，始能令在表之溼氣散，同白朮又能令在表之痺氣內行，故桂枝附子湯，是上下二焦之表劑，去桂
加白朮湯，是中下二焦之表劑，附子白朮湯仍加桂枝，是通行三焦之表劑也。

甘草附子湯

(仲景)

甘草 附子 白朮 桂枝

本方治風溼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
，或身腫微者，此即桂枝附子湯，加白朮去溼者也，前證得之傷寒，有表無裏，此症因於中風，故
象見汗出身腫之類，短氣小便不利之裏，此內經所謂氣勝者爲行痺之症也，然上焦之化源不清，總因
在表之風溼相搏，故於前方仍重用桂枝，而少減朮附，去發散者，以其短氣而辛散溼泥之品，非所宜耳。

大陷胸丸

大黃 芒硝 杏仁 葶藶 甘遂

大陷胸湯

大黃 芒硝 甘遂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邪入於胃中，與不得爲汗之水氣，結而不散，心中硬痛，因名結胸。然結胸一症，有只在太陽部分者，有并病陽明者，此或丸或湯有輕重緩急之不同也。結在太陽部分者，身無大熱，但頭汗出，項亦強，如柔痙狀，寸脈浮，關脈沉，是病在上焦，因氣之不行，致水之留結耳。夫胸中者，太陽之都會，宗氣之所主，故名氣海，太陽爲諸陽主氣，氣爲水母，氣清則水精因布，氣熱則水濁而痰癥矣，此水結因於氣結，用杏仁之苦溫，以開胸中之氣，氣降則水下矣，氣結因於熱邪，用葶藶之大寒，以清氣分之熱，瀉清而澆滌矣，水結之所必成窠臼，甘遂之苦辛，所以直達其窠臼也，然太陽之氣化，不行於胸中，則陽明之胃府，亦因熱而成實，必假大黃芒硝，小其制而爲丸，和白蜜以緩之，使留戀於胸中，過一宿乃下，即解心胃之結滯，又保腸胃之無傷，此太陽裏病之下法，其併病陽明者，因此結於胸，上焦不通，則津液不下，無以潤腸胃，故五六日不大便，因而舌乾口渴，且嘔瀉熱，是陽明亦受病矣，心下至小腹脹滿而痛，不可近，脈沉緊者，此水邪結於心胸，而熱邪實於腸胃，用甘遂以泄太陽之水，硝黃以攻陽明之實，湯以瀉之，是爲兩陽表裏之下法也。

小陷胸湯

實用處方學

二九

黃連 半夏 瓜蒌實

熱入有淺深，結胸分大小，心腹硬痛，或連小腹，不可按者，爲大結胸，此土燥水堅，故脈亦應其象而沉緊，止在心下，不及胸腹，按之知痛，不甚硬者，爲小結胸，是水與熱結，凝滯成疾，留於膈上，故脈亦應其象而浮滑也，穢物據清陽之位，法當瀉心而滌痰，用黃連除心下之痞實，半夏消心下之痰結，寒溫並用，溫熱之結自平，瓜蒌色赤形圓，中含津液，法象於心，用以爲君，助黃連之苦，且以滋半夏之燥，洵爲除煩滌痰，開結寬胸之劑矣。

生薑瀉心湯

人參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薑 半夏 大棗

傷寒汗出，外已解，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噤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是陽不足而陰乘之，亦卽吸收機能失職之故也，凡外感風寒而陽盛者，汗出不解，多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此心下痞鞭而下利者，病雖在胃，不是轉屬陽明，下利不因誤下，腸鳴而不滿痛，又非轉屬太陰矣，夫心爲陽中太陽，則心下是太陽之宮城，而心下痞，是太陽之裏也，君主之火用不宜，汗出不澈，內之水氣不得越，水氣不得散，所以痞鞭，邪熱不殺穀，故乾噤食臭，脅下爲少陽之位，太陽之陽氣不盛，少陽之相火不支。故水氣得支脅下，土虛不能制水，水氣從脅入胃，泛溢中州，故腹中雷鳴而下利也，病勢已在腹中，病根猶在心下，緣因寒熱交結於內，以致胃中不和，若用熱散寒，則熱勢猖獗。用寒攻熱，則水勢橫行，法當寒熱並舉，攻補兼施，以和胃氣，故用芩連除心下之熱，乾薑散心下

之痞，生薑半夏去脅下之水，參甘大棗培腹中之虛，因太陽之病爲在裏，故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且
苓連之苦，必得乾薑之辛，始能散痞，人參得甘棗之甘，協以保心，又君生薑佐半夏，全以辛散甘苦
之摺而水氣始散，名曰瀉心，實以安心也。

甘草瀉心湯

(仲景)

甘草 黃連 黃芩 乾薑 半夏 大棗

傷寒中風，初無下症，下之利日數十行，完穀不化，腹中雷鳴，其人胃氣素虛可知，則心下痞鞭
而滿，非有形之結熱，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於胃口。(按即完穀不化所發生之瓦斯，)故乾噦。心
煩不得安，所云當汗不汗。其人心煩耳，若認爲實熱而復下之，則痞益甚矣，本方君甘草者，一以瀉
心而除煩，一以助胃中之吸收，一以緩瓦斯之上逆也，倍加乾薑者，所以散中宮下藥之寒，且以行苓
連之氣而消痞滿，制止逼迫性之下利，佐半夏以除噦，所以制止水液之上迫，協甘草以助吸收，則下
利雷鳴痞滿乾噦均愈矣。

半夏瀉心湯

(仲景)

半夏 乾薑 黃連 黃芩 人參 甘草 大棗

論曰，噦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所謂傷寒中風，有柴胡症，但見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是也。
又云，噦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可見少陽陽明合病，圍從樞轉，故不用陽明之三承氣，當從少陽

之大柴胡，上焦得通，則津液得下，故大柴胡，爲少陽陽明之下藥也。若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是柴胡湯症，而以他藥下之，樞機廢弛，變益見矣，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其症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下後，變症見偏於半表者，熱入而成結胸，偏於半裏者，熱結心下而成痞也，結胸與痞，同爲鞭滿之症，當以痛爲辨，滿而鞭痛，爲結胸熱實，大陷胸下之，則痛隨利減，如滿而不痛者，爲虛熱痞悶，宜清火散寒而補虛，蓋瀉心湯方，卽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薑之大寒大熱者，爲之兩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於嘔，故君以半夏，生薑能散水氣，乾薑特散寒氣，凡嘔後痞鞭，是上焦津液已乾，寒氣留滯可知，故去生薑而倍乾薑，痛本於心火內鬱，故仍用黃芩，佐黃連以瀉心也，乾薑助半夏之辛，黃芩協黃連之苦，痞鞭自散，用參甘大棗者，調既傷之脾胃，且以壯少陽之樞也。

附子瀉心湯

附子 大黃 黃連 黃芩

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用附子瀉心湯，此皆攻實之劑，與前三方名雖同而法不同矣。濡者濕也。此因妄下，汗不得出，熱不得越，結於心下而成痞，胃火熾於內，故心下有汗，而按之者，知其濡濕耳。結胸症因症發於陽，熱邪留於上焦，故其寸脈浮，而但頭汗出，餘處無汗，此心下痞，因病發於陰，熱邪已蓄於中焦，故其脈獨關上浮，汗但出於心下，心下者，胃口之氣，尺寸不浮而關上浮，此浮爲胃實外見之徵，不得責之浮爲

在表矣。子能守母質，故心下之痞不解，母質而寒傷其子，是又治太陽傷明併病之一法也。云瀉心者，寫其實耳。熱有虛實，客邪內陷爲實，藏氣自病爲虛，黃連苦燥，但能解陰宮之虛火，不能除胃家之實邪，非尋大瀉之勇以瀉滌之。則客邪協內實而帶心下者，漫無出路，故用一君一臣，以麻沸湯漬其汁，乘其銳氣而急下之。除客邪須急也。夫心下痞而大便艱者，是熱結於中，常不惡寒而反惡寒，當心下有汗而除處皆無汗，若惡寒已罷，因痞而復惡寒，初無汗，今痞結而反出汗，是傷寒之陰邪不得散，而兩陽之熱邪不得舒，相搏於心下而成痞也。法當佐以附子，炮用而別煮，以溫其積寒，三物生用而取汁，欲急於除熱，寒熱各製而合服之。是又於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夫結熱不進去，必成胃家之燥實，心下痞不散，必轉成爲大結胸，此二方用麻沸湯之意歟。仲景瀉心無定法，正氣奪則爲虛痞，難用甘補辛散苦泄寒溫之品以和之。邪氣盛則爲實痞，用大寒大熱大苦大辛之味以下之。和有輕重之分，下有寒熱之別，同名瀉心，而命劑不同如此，然五方中諸藥味數分用有進退加減，獨黃連定而不移者，以其苦先入心，中空外連，能疎通諸藥之寒熱，故爲瀉心之上劑。

旋覆代赭湯

旋覆 代赭 人參 甘草 半夏 生薑 大棗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表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此心氣大虛，陰邪結於心下，心氣不得降而然也。心爲君主，寒爲賊邪，表寒雖解而火不得位，故使閉塞不通而心下痞鞭，君主不安，故噫氣不除耳。此方乃瀉心之變劑，以心虛不可復瀉心，故去芩連乾薑苦寒辛熱之品，心爲太陽，通於

夏氣，旋覆花開於夏，饒能補心而輕痞鞭，半夏根成於夏，辛能散結氣而止噫，二味得夏氣之全，故用之以通心氣，心本苦緩，此爲賊邪傷殘之後，而反苦急，故加甘草以緩之。心本欲收，今因餘邪留結，而反欲散，故倍生薑以散之，虛氣上逆，非得金石之重以鎮墜。則痞鞭不能遽消，而噫氣無能頓止，代赭秉南方之赤色。入通於心，堅可除痞，重可除噫，用以爲佐，急治其標也。人參大棗，補虛於餘邪未平之時，瀕於亡本也。扶正驅邪，神自安，若用芩連以瀉心，能保微陽之不滅哉。旋覆半夏作湯，調化諸末，治頑痰結於胸膈，或涎沫上湧者最佳，挾虛者，加入參，甚效。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治傷寒吐下後，食入口卽吐，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雖不痞鞭，而病本於心，故用瀉心之半，乾薑以散上焦之寒，芩連以清心下之熱，人參以通格逆之氣，而調其寒熱，以至和平，去生薑半夏者，胃虛不堪散，不用甘草大棗者，嘔不宜甘也，凡嘔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枳半，服此方面晏如，妄汗後，水藥不得入口，是爲水逆，妄吐下後，食入口卽吐，是爲食格，此肺氣胃氣受傷之別也。入口卽吐，不使少留，乃火炎上之象，故苦寒倍於辛熱，不名瀉心者，以瀉心湯專爲痞鞭之法耳，要知寒熱相結於心下而爲痞鞭，寒熱相阻於心下而成格逆，源同而流異也。

赤石脂禹餘湯

下後下利不止，裏中湯而痢益甚者，是胃關不固，下焦虛脫也。夫甘蜜參朮，可以補中宮大氣

之虛，而不足以固大腸脂膏之脫，故利在下焦者，則不得以理中之理收功矣。夫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嬰門之不閉，仍責在脾，土虛不能制水，仍當補土，然芳草之氣，稟甲乙之化，土之所畏，必擇去庚戌土之化者，以培土而制水，乃克有成，石者，土之剛也。二石皆土之精氣所結，味甘歸脾，氣冲而性潤，用以固隄防而平水土，其功勝於草木耳。且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禹餘糧食黃，入戊實胃而養腸，用以治下焦之標，實以培中宮之本也。此症土虛而火不虛，故不宜於薑附，本條云，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可知與桃花湯異局矣。凡下焦虛脫者，以二物爲本，參湯調製最效。

抵當湯丸

水蛭 大黃 蟅蟲 桃仁

太陽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陽氣重可知，脈當大而反微，當浮而反沉，沉爲在裏，當作結胸之症，反不結胸，是病不在上焦，諸微無陽，而其人反發狂者，是病不在氣分矣。凡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熱在下焦可知，下焦不治，少腹鞭滿，是熱結於膀胱，常有癱閉之患，而小便反利，當知小便由肺氣矣。凡陽盛者，陰必虛，氣勝者，血必病，熱內結於膀胱，營血必外溢於經絡，營氣也而脈微而沉，瘀血蓄故少腹鞭滿，血瘀不行，心不得主，肝經所藏，神魂不安，故發狂，或身黃而脈沉結者，皆由營氣不舒故也。只以小便之自利決之，則病在血分而不謬矣。夫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營氣不流，則五臟不通，而死可立待。歧伯曰，血清氣滯疾。瀉之則氣竭焉。血濁氣滯疾，瀉之則經可通也。非得至峻之劑，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矣。蛭，昆蟲之巧於飲血者也。蟅，飛蟲之猛於

吮血者也。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以蕩滌邪熱，名之曰抵當者，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若雖熱而未狂，小腹滿而未鞭，且小其制爲丸以緩治之。若外證已解，小腹結急，而其人如狂者，是轉屬陽明也。用桃仁桂枝於謂胃承氣之中以微利之，胃和則愈矣。或問血得熱則行，此何以反結膀胱，熱則小便不通，此何以反利乎。答曰，衝脈爲血海，而位居少腹之上，膀胱居小腹之極底，膀胱熱而血多，則血自下而不滯，膀胱熱而血少，則血凝而結於少腹矣。水入於胃，上輸脾肺，下輸膀胱，膀胱爲州都之官，全藉脾肺氣化而津液得出，此熱在下焦，上中二焦之氣化不病，故小便自利也。膀胱不利爲癰，由太陰之不固，不約爲遺溺，由太陰之不攝，○仲景製大青龍大柴胡白虎湯。治三陽無形之熱結，三承氣之熱實，是糟粕爲患，桃仁抵當之實結，是畜血爲害，在有形中又有氣血之分也。凡仲景用硝黃，是蕩熱除穢，不是除血，後人專以氣分血分對講，誤認糟粕爲血，竟推大黃爲血分藥，不知大黃之芳香，所以開脾氣而去腐穢，故方名承氣耳。若不加桃仁，豈能破血，非加蛭蠶，何以攻堅，是血劑中又分輕重也。凡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畜血所致，今人不求其屬而治之。反用三稜等氣分之藥，重傷元氣，元氣日衰，邪氣易結，蓋謂糟粕因氣行而除，癥血因氣傷而反堅也。所知此理，則用抵當丸得治癥瘕及追蟲攻毒之效。

按水蛭賦體最柔，秉性最險，嗜竊人血而人不知，若飲水而誤吞之。留戀胃中，消耗血液，腹中或痛或不痛，令人黃瘦而死，觀牛肚中有此者必瘦，可類推矣。蠱蟲之體，能高燥而遠舉，專吮牛血，其形氣猛於蒼蠅，觀蒼蠅取人血汗最痛，誤食入胃，卽刻腹痛，必瀉出而後止。可知飛蠱爲陽屬，專取營分之血，不肯停留胃中，與昆蟲之陰毒不同也。仲景取蠱蛭同用，使蛭亦不得停留胃中，且更

有大黃以瀉滌之。毒物與畜血俱去，而無遺禍，然二物以毒攻毒者也。若非邪氣固結，元氣不虛者，二物不可輕用矣。

三物香薷飲

(局方)

香薷 厚朴 扁豆

黃連香薷飲

黃連 香薷 厚朴 扁豆

五物香薷飲

香薷 厚朴 扁豆 茯苓 甘草

暑爲日光照射之熱氣，故西醫稱爲日射病。而內經有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等語。其實暑氣通於心，尤爲隱而未顯之語，蓋同類相感也。所以感受暑氣，以心與小腸相表裏，則小便先赤。是即暑氣通於心之鐵證。心臟受熱，當發汗以放散體溫。所以柯琴謂溫暑常與汗俱出，不可止其汗，盛暑之際，因熱而口乾引飲，則暑必兼濕，用香薷之辛溫開毛竅以發汗，則體溫得放散，心臟所感受之暑熱，亦隨汗液而散，佐以厚朴之散滿破滯，扁豆之醒脾消暑，則暑濕驅逐，而心脾得以安和。若熱盛而心煩渴甚者，則加黃連以直折心火，若大便不實，而小便少者。加茯苓甘草以助吸收，而利小便，則

暑濕由汗腺與溺道分散而去也。

升麻葛根湯

(錢乙)

升麻 葛根 芍藥 甘草

陽明經熱邪鬱結，則發熱頭痛，無汗惡寒，形似太陽，但不項痛腰痛，而有目痛鼻乾不得臥等症。此歧伯所謂從內之外之病也。應先調其內，後治其外，用升麻葛根之輕可去實，辛能透表，亦火鬱發之之靈也。用芍藥甘草之酸甘化陰，以調其內，恐陽盛者無濟於事，芍藥之斂汗，不能解表，所以此方用之發痘疹，芍藥亦須極少量，若以解毒治時疫，亦須加清涼藥，凡屬陽明經鬱熱，則升散甚效，然而痘疹已出透者，宜忌用之。

神朮散

(局方)

甘草 蒼朮 細辛 藜蘆 川芎 白芷 羌活

凡感冒風寒，而稟體陰虛者，即轉太陰而為泄利，此方不問其為何經轉屬，但祛各經之風濕，則泄利自止，用蒼朮以發太陰之風濕，用細辛以散少陰之風寒，用川芎以祛厥陰少陽之風濕，用羌活藜蘆本以除太陽之風濕風寒，用白芷以升陽明之風濕，佐以甘草，助吸收以實脾，凡風寒風濕掃一而除。

人參敗毒散

(活人)

人參 茯苓 甘草 枳殼 桔梗 柴胡 前胡
 羌活 獨活 川芎 薄荷 生薑

喻嘉言謂暑濕熱三氣閉中，推此方為第一。後人不知其義，蓋暑濕熱，蘊而成熱毒，則胸院氣閉，濁陰不下降，惡液質充斥，而為惡寒發熱頭暈脫悶等症，用羌活獨活薄荷生薑之開表發汗驅邪，而以柴胡之祛惡液質，直升少陽，使樞機有權，桔梗前胡之排濁，枳殼之理氣下氣，人參甘草之扶正，川芎之行血，散血中之滯，茯苓之利濕，此方有小柴胡之半，而發散太陽之邪為主，復得力於扶正排濕，使暑濕熱三氣蘊結者，盡行瓦解。

葱鼓湯

(肘後)

葱二握 鼓一片

頭痛發熱初起，形似傷寒，而不敢用麻黃湯者，用葱鼓湯，溫服取汗，可代麻黃而不峻。

六和湯

藿香 厚朴 杏仁 砂仁 半夏 木瓜 茯苓
 白朮 人參 扁豆 甘草 薑 棗

夏日暑濕熱三氣之外，風寒伏久，均夾雜其間，其發病也。清濁相干，上吐下瀉，腹痛，甚至抽筋厥逆，冷汗自出如流等症。以藿香厚朴砂仁白朮等。扶脾化濁為主，則濁化而濕去，但伏邪，即伏

暑未清，舌苔呈紅絳，仍須依溫症例治之。如瀉濁多而溫暑少者，本方易於收效，否則自乾液缺乏，吐利仍然未止也。

陽明篇

梔子豆豉湯 梔子甘草豆豉湯

梔子生薑豆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 厚朴 枳實

梔子乾薑湯 梔子皀皮湯

梔子 皀皮 甘草

此陽明半表裏湧泄之和劑也，少陽之半表是寒，半裏是熱，而陽明之熱，自內達外，有熱無寒，故其外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或目痛鼻乾，不得眠，其內症，咽燥口苦舌胎煩躁，渴欲飲水，心中懊惱，腹滿而喘，此熱半在表半在裏也。脈雖浮緊，不得為太陽病，非汗劑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則不當下法，當湧泄以散其邪，梔子苦能泄熱，寒能勝熱，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豆形象腎，又黑色入腎，製而為鼓，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舒，表裏之煩熱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陽之病發心脾，已上諸症，是心熱，不是胃家熱，即本論辨云有熱屬臟者致之，不令發汗之謂也，若夫熱傷氣者，少氣，加甘草以益氣，虛熱相搏者，多嘔，加生薑以散邪，此可為夾虛者立法也，若素有宿食者，加枳實以降之，地道不通

者，加大黃以瀉之，此可爲實熱者立法也，叔和用以治太陽差後勞復之症，誤甚矣，却妄下後而心煩腹滿坐臥不安者，是熱已入胃，便不當吐，故去香豉，心熱未解，不宜更下，故只用梔子以除煩，佐枳朴以泄瀉，此兩解心腹之妙，是小承氣之變局也，或以丸藥下之，心中微煩，外熱不去，是則寒氣留中，而上焦留熱，故任梔子以除煩，用乾薑逐內寒以散表熱，此甘草瀉心之化方也，若因於傷寒而肌肉發黃者，是寒邪已解而熱不得起。當兩解表裏之熱，以用梔子以除內煩，枳皮以散外熱，佐甘草以和之，是又茵陳湯之輕劑矣，此皆梔子湯加減以禦陽明表症之變幻者，夫梔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湧之劑，惟鼓之腐氣，上薰心肺，能令人吐耳，觀瓜蒂散，必用鼓汁和服，是吐在鼓而不在梔矣，觀梔子乾薑湯去鼓用薑，是取其橫散，梔子厚朴，用朴根以易鼓，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義，舊本。

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觀梔子柏皮湯，與茵陳湯，方中俱有梔子，俱不言吐，又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則梔子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此陽明湧泄之峻劑，治邪結於胸中者也，胸中爲清虛之府，三陽所受氣，營衛所由行，寒邪凝結於此，胃氣不得上升，內熱不得外達，以致痞鞭，其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寒格於上也，寸脈微浮，寒束於外也，此寒不在營衛，非汗法所能治，因得酸苦湧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中氣得達

胸中之陽氣復，肺氣之治節行，痞鞭可得而消也，瓜蒂色青，象東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發之機，能提胃中陽氣，以除胸中之寒熱爲吐劑中第一品，然其性走而不守，即梔子之守而不走者異，故必得穀氣以和之。赤小豆形色象心，甘酸可以保心氣，黑豆形色象腎，性本沉重，微熟而使輕浮，能令腎家之精氣交於心，胸中之濁氣出於口，作爲稀糜調服二味，雖快吐而不傷神，奏功之捷，勝於汗下矣，前方以梔子配豉，此方以赤豆配豉，皆以形色取其心腎合交之義，若夫心中溫溫欲吐復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以不腹滿，不得爲太陰病，但以欲寐而知其爲少陰病，不在上焦而在胸中，亦有可吐之理矣。夫病在少陰，當補無瀉，而亦有可吐可下之法者，以其實也，實在胸中可吐，實在胃府當下，此皆少陰陽明合併之病，是吐下二法仍屬陽明也，如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心下滿而煩，肌不能食者，是厥陰陽明合病，病本發於厥陰，而實邪結於陽位，急則治其標，亦當從陽明湧吐之法矣。

甘草乾薑湯

芍藥甘草湯

二方爲陽明半表半裏症誤服桂枝之變症而設也。桂枝湯，本爲中風自汗而設，若陽明病，汗出多，微惡寒而無裏症者，爲表未解，故可用桂枝湯發汗，其脈遲猶中風之緩，與脈浮而弱者同義，若但浮之脈在太陽，必無汗，在陽明，必盜汗出，則傷寒之脈浮自汗出者，是陽明之熱淫於內，而非太陽

之熱爲在表矣，心煩，是邪中於膈，心脈絡小腸，心煩則小腸亦熱，故小便數，微惡寒而脚攣急，知惡寒將自罷，厥陽厥因熱甚而血虛筋急，故脚攣也，此病在半表半裏，服梔豉湯而可愈，反用桂枝攻表，汗多所以亡陽，胃脾之陽不至於四肢，故厥，虛陽不歸其部，故咽中乾，嘔吐逆而煩躁也，勢不得不用熱因熱用之法，救桂枝之誤以回陽，然陽亡實因於陰虛而無所附，又不得不用益津斂血之法以滋陰，故與甘草乾薑湯而厥愈，更與芍藥甘草湯脚伸矣，且芍藥酸寒可以止煩，斂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可以解煩，和肝血而緩筋急，是又內調以解外之一法也。

仲景回陽，每用附子，此用乾薑甘草者，正以見陽明之治法，夫太陽少陰所謂亡陽者，先天之元陽也，故必用附子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所謂亡陽者，後天胃脘之陽也，取甘草乾薑以回之，從乎中也，蓋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卽佐以芍藥，尙能亡陽，乾薑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然先天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症悉解，後天陽明之陽雖易回，既回而前症仍在，變症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蓋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陽盛陰虛，脾不能爲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攣急，川甘草以生陽明之津，芍藥以和太陰之液，其脚卽伸，此亦用陰和陽法也，或因暹桂之遺熱，致胃熱而譫語，少與調胃承氣以和之，仗硝黃以對待暹桂，仍不失爲陽明從乎中治之法，只以兩陽合明之位，氣血俱多之經，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與他經亡陽調理不同耳。甘草乾薑湯，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減桂枝之半，用其和裏，不取其攻表，是仲景加減法之隱而不宣者。

白虎加人參湯

實用處方

三三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參

外邪初解，結熱在裏，表裏俱熱，脈洪大，汗大出，大煩大渴，欲飲水數升者，是陽明熱形之熱，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蓋胃中糟粕燥結，宜苦寒壯水以奪土，若胃口清氣受傷，宜甘寒瀉火而護金，要知承氣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實而下之，津液先亡，反從火化，故妄下之後，往往反致胃實之禍，內經所謂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反厚者是已，法當助脾家之濕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炎，經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瀉脾，又曰，脾氣散津，上歸於肺，是甘寒之品，乃上中瀉火而生津液之上劑也，石膏大寒，寒能勝熱，味甘歸脾，性沉而主降，已鑄秋金之體，色白通肺，質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氣寒主降，味辛能潤，泄肺火而潤腎燥，滋肺金生水之源，甘草土中瀉火，緩寒藥之寒，用爲舟楫，沉降之性，始得留連於胃，粳米稼穡作甘，培形氣而生津血，用以奠安中宮，陰寒之品，無傷脾胃之慮矣，飲入於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煩渴可除也，更加人參者，以氣爲水母，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則無氣，此大寒劑中必得人參之力，以大補真陰，陰氣復而津液自生也，若壯盛之人，元氣未傷，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須。滋陰或抑陽，不必加參而益氣，若元氣已虧者，但用純陰之劑，火去而氣無由生，惟加入參，則火瀉而上不傷，又使金能行氣，斯立法之盡善歟，此方重在煩渴，是熱已入裏，若傷寒、脈浮、發熱、無汗、惡寒、表不解者，不可與，若不惡寒而渴者，雖表未全解，如有微惡寒、時惡風者，亦用之，若無汗煩渴，而表不解者是麻黃杏子甘草石膏症，若小便不利，發熱而渴，欲飲水者，又茯苓猪苓之症矣，若太陽陽明之瘧，熱多寒少，口燥舌乾，脈洪大者，雖不得汗，用之反汗出而解，陶氏以立夏後立秋前，天時不熱爲拘，誤人最甚，烏知方因症

豈，非爲時用藥也。

竹葉石膏湯

竹葉

石膏

人參

甘草

半夏

麥冬

粳米

此加減人參白虎湯也，三陽合病，脈浮大，在關上，但欲睡而不得眠，合目則汗出，實此主之，若用於傷寒解後，虛弱少氣，氣逆欲吐者則謬之甚矣，三陽合病者，頭項痛而胃家實，口苦咽乾目眩者是也，夫脈浮爲陽，大爲陽，是三陽合病之常脈，今在關上，病機在肝胃兩部矣，凡胃不和則臥不安，如肝火旺則上走空竅，亦不得睡，夫腎主五液，入心爲汗，血之與汗，異名同類，如汗卽血也，心主血而肝藏血，人臥則血歸於肝，目合卽汗出者，肝有相火，竅閉則火無從泄，血不得歸肝，心不得主血，故發而爲汗，此汗不由心，故名爲盜汗耳，此爲肝肯，故用竹葉爲引導，以其秉東方之青色，入通於肝，大寒之氣，足以瀉肝家之火，用麥冬佐人參以通血脈，佐白虎以回津，所以止盜汗耳，半夏稟一陰之氣，能通行陰之道，其味辛，能散陽蹻之滿，用以引衛氣從陽入陰，陰陽通其臥立至，其汗自止矣，其去知母者何。三陽合病而遺尿，是肺氣不收，致少陰之津不升，故藉知母以上滋手太陰，知母外皮毛而內白潤，肺之藥潤也，此三陽合病而盜汗出，是肝火不寧，令少陰之精妄泄，既不可復滯少陰之津，又不可再泄皮毛之澤，故用麥冬以代之歟。

茵陳蒿湯

實用處方舉

茵陳

梔子

大黃

太陽陽明俱有發黃症，但頭汗而身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故瘧熱在裏而渴飲水漿，然黃有不同，症在太陽之表，當汗而發之，故用麻黃連翹赤豆湯，爲涼散法，症在太陽陽明之間，當以寒勝之、用梔子柏皮湯，乃清火法尺症在陽明之裏，當瀉之於內，故立本方，是逐穢法，茵陳秉北方之色，經冬不凋，傲霜凌雪，歷徧冬寒之氣，故能除熱邪留結，佐梔子以通水源，大黃以除胃熱，令瘧熱從小便而泄，腹瀉自減，腸胃無傷，仍合引而渴之之義，亦陽明利水之奇法也。

仲景治陽明渴飲有四法，木太陽轉屬者，五苓散微發汗以散水氣，大煩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參清火而生津，辰浮發熱小便不利者，猪苓湯滋陰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湯以泄滿，令黃從小便出，病情不同，治法亦異矣，竊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氣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氣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茯苓，甚者兼用猪苓，因二苓爲化氣之品，而小便由於氣化矣，此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論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復利小便故也，斯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則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虛，更不可用明矣，故以增陳致新之茵陳，佐以屈曲下行之梔子，不用枳朴以承氣，與芒硝之峻利，則大黃但可以潤胃燥，而大便之不遵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減，黃從小便而不由大腸，仲景立法神奇，匪伊所息耳。

大承氣湯

大黃

芒硝

枳實

厚朴

小承氣湯

大黃

枳實

厚朴

治陽明實熱，地道不通，燥屎爲患，其外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日晡潮熱，手足濇鬱汗出，或不了了，其內症，六七日不大便，初欲食，反不能食，腹脹滿，繞臍痛，煩躁，譫語，發作有時，喘冒，不得臥，腹中轉矢氣，或咽燥口乾，心下痛，自利純清水，或汗吐下後，熱不解，仍不大便，或下利譫語，其脈實，或滑而數者，大承氣湯主之，如大便不甚堅燥者，小承氣湯微和之，如大便燥而證未劇者，調胃承氣湯和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未能，腹未滿，熱不潮，尿未堅硬，初硬後溏，其脈弱，或微澀者，不可用，夫諸病皆因於氣，穢腐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故攻積之劑，必用行氣之藥以主之，亢則害，承乃制，此承氣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氣不傷，此承氣之義也，夫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製大其服，欲令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緩，製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內硝者，以藥之爲性，生者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緩於製劑者，正以急於攻下也，若小承氣則三物同煎，不分次第，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不用芒硝之酸，且遠於大黃之銳矣，故常爲微和之劑。

調胃承氣湯

實用處方學

大黃

芒硝

甘草

此治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也，因其人平素胃氣有餘，故太陽病三日，其經未盡，即欲再作太陽經發汗，而外熱未解？此外之不解：由於裏之不通；故太陽之頭項強痛雖未除，而陽明之發熱不惡寒已外見，此不得執太陽禁下之一說，坐視津液之枯燥也，少與此劑以調之，但得胃氣一和，必自汗而解，是與鍼足陽明同義，而用法則有在經在府之別矣，不用氣藥而亦名承氣者，調胃即所以承氣也，經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實，今氣得上下，今氣之不承，由胃家之熱實，必用硝黃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推陳之中，便寓致新之義，一攻一補，胃之法備矣，胃調則諸氣皆順，故亦得以承氣名之，前輩見條中無燥屎字，便云未堅硬可用，不知此方專爲燥屎而設，故芒硝分兩多於大承氣，因病不在氣分，故不用氣藥耳，古人用藥分兩有輕重，煎服有法度，粗工不審其立意，故有三承氣之說，豈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少少服之，是不取其勢之銳，而欲其味之留中以濡潤胃府而有津液也，所云太陽病未罷者，不可下，又與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合觀之，治兩陽併病之義始明矣，白虎加人參，是於清火中益氣，調胃用甘草，是於攻實中慮虛。

桃仁承氣湯

桃仁

大黃

芒硝

甘草

桂枝

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小腹急結，其人如狂，此蓄血也，如表症已罷，用此攻之，夫人

之滯營於內外者氣血耳，太陽主氣所生病，陽明主血所生病，邪之傷人也，先傷氣分，繼傷血分，氣血交併，其人如狂，是以太陽陽明併病，所云氣留而不行者，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血後病也，若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乃太陽隨經之陽、熱瘀於裏，致氣流不行，是氣先病也，氣者血之用，氣行則血濡，氣結則血畜，氣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鄰衝脈，內鄰於肝，陽氣結而不化，則陰血蓄而不行，故少腹急結，氣血交併，則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治病不求其本，氣留不行，故君天黃之走而不守者，以行其逆氣，甘草之甘平者，以調和其正氣，血結而不行，故用芒硝之澀以軟之，桂枝之辛以散之，桃仁之苦以泄之，氣行血濡則小腹自舒，神氣自安矣，此又承氣之變劑也，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調，先期作痛，與經閉不行者最佳。

實用處方學

第二冊

定價每冊國幣七百元寄費外加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再版

編輯者 張子英

發行者 張子英

印刷者 文通書局

總發行所 現代醫藥雜誌社

地址 貴陽和平路二十一號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年	1946
月	3
號	3707

172314

150